

隋唐演义

图文本

三

〔清〕褚人穫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隋書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第五十五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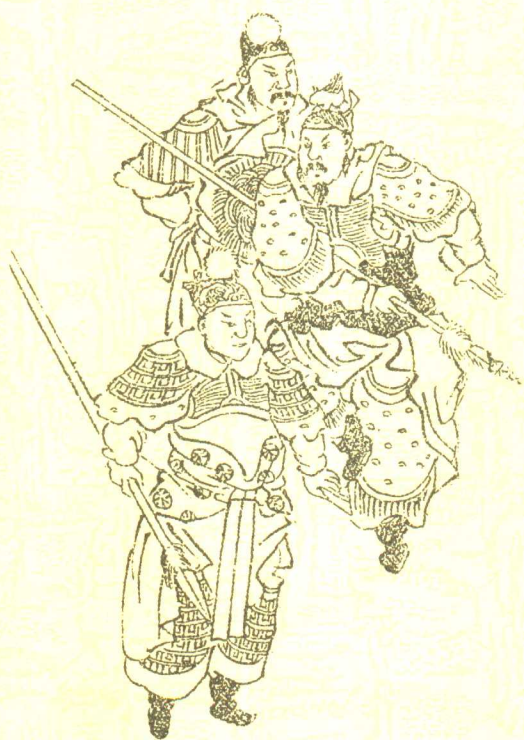
隋唐演义



图文本

〔清〕褚人穫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目 录

序 一		1
序 二		2
第 一 回	隋主起兵伐陈 晋王树功夺嫡	1
第 二 回	杨广施谗谋易位 独孤逞妒杀宫妃	9
第 三 回	逞雄心李靖诉西岳 造讖语张衡危李渊	15
第 四 回	齐州城豪杰奋身 楂树岗唐公遇盗	21
第 五 回	秦叔宝途次救唐公 窦夫人寺中生世子	27
第 六 回	五花阵柴嗣昌山寺定姻 一蹶囊秦叔宝穷途落魄	32
第 七 回	蔡太守随时行赏罚 王小二转面起炎凉	39
第 八 回	三义坊当铜受腌臢 二贤庄卖马识豪杰	45
第 九 回	入酒肆蓦逢旧识人 还饭钱径取回乡路	51
第 十 回	东岳庙英雄染病 二贤庄知己谈心	56
第 十 一 回	冒风雪樊建威访朋 乞灵丹单雄信生女	63
第 十 二 回	皂角林财物露遭殃 顺义村擂台逢敌手	69
第 十 三 回	张公谨仗义全朋友 秦叔宝带罪见姑娘	77
第 十 四 回	勇秦琼舞铜服三军 贤柳氏收金获一报	83
第 十 五 回	秦叔宝归家侍母 齐国远截路迎朋	89
第 十 六 回	报德祠酬恩塑像 西明巷易服从夫	95
第 十 七 回	齐国远漫兴立球场 柴郡马挟伴游灯市	103
第 十 八 回	王碗儿观灯起衅 宇文子贪色亡身	109
第 十 九 回	恣蒸淫赐盒结同心 逞弑逆扶王升御座	115
第 二 十 回	皇后假宫娥贪欢博宠 权臣说鬼话阴报身亡	121
第 二 十 一 回	借酒肆初结金兰 通姓名自显豪杰	127
第 二 十 二 回	驰令箭雄信传名 屈官刑叔宝受责	135
第 二 十 三 回	酒筵供盗状生死无辞 灯前焚捕批古今罕见	142

第二十四回	豪杰庆千秋冰霜寿母 罡星祝一夕虎豹佳儿	149
第二十五回	李玄邃关节全知己 柴嗣昌请托浼赃官	156
第二十六回	窦小姐易服走他乡 许太监空身入虎穴	162
第二十七回	穷土木炀帝逞豪华 思净身王义得佳偶	169
第二十八回	众娇娃剪彩为花 侯妃子题诗自缢	176
第二十九回	隋炀帝两院观花 众夫人同舟游海	183
第三十回	赌新歌宝儿博宠 观图画萧后思游	190
第三十一回	薛冶儿舞剑分欢 众夫人题诗邀宠	197
第三十二回	狄去邪入深穴 皇甫君击大鼠	204
第三十三回	睢阳界触忌被斥 齐州城卜居迎养	210
第三十四回	洒桃花流水寻欢 割玉腕真心报宠	216
第三十五回	乐永夕大士奇观 清夜游昭君泪塞	222
第三十六回	观文殿虞世南草诏 爱莲亭袁宝儿轻生	229
第三十七回	孙安祖走说窦建德 徐懋功初交秦叔宝	235
第三十八回	杨义臣出师破贼 王伯当施计全交	242
第三十九回	陈隋两主说幽情 张尹二妃重贬谪	248
第四十回	汴堤上绿柳御题赐姓 龙舟内绛仙艳色沾恩	254
第四十一回	李玄邃穷途定偶 秦叔宝脱陷荣归	260
第四十二回	贪赏银簪气先丧命 施绝计单雄信无家	266
第四十三回	连巨真设计赚贾柳 张须陀具疏救秦琼	273
第四十四回	宁夫人路途脱陷 罗士信黑夜报仇	281
第四十五回	平原县秦叔宝逃生 大海寺唐万仞徇义	288
第四十六回	杀翟让李密负友 乱宫妃唐公起兵	295
第四十七回	看琼花乐尽隋终 殉死节香销烈见	303
第四十八回	遗巧计一良友归唐 破花容四夫人守志	310
第四十九回	舟中歌词句敌国暂许君臣 马上缔姻缘吴越反成秦晋	316

第五十回	借寇兵义臣灭叛臣 设宫宴曹后辱萧后	322
第五十一回	真命主南牢身陷 奇女子巧计龙飞	331
第五十二回	李世民感恩劫友母 宁夫人惑计走他乡	339
第五十三回	梦周公王世充绝魏 弃徐勣李玄邃归唐	346
第五十四回	释前仇程咬金见母受恩 践死誓王伯当为友捐躯	352
第五十五回	徐世勣一恸成丧礼 唐秦王亲唁服军心	359
第五十六回	啖活人朱灿兽心 代从军木兰孝父	369
第五十七回	改书柬窦公主辞姻 割袍襟单雄信断义	376
第五十八回	窦建德谷口被擒 徐懋功草庐订约	384
第五十九回	狠英雄牢聚首 奇女子凤阁沾恩	392
第六十回	出囹圄英雄惨戮 走天涯淑女传书	400
第六十一回	花又兰忍爱守身 窦线娘飞章弄美	409
第六十二回	众娇娃全名全美 各公卿宜室宜家	417
第六十三回	王世充忘恩复叛 秦怀玉剪寇建功	426
第六十四回	小秦王宫门挂带 宇文妃龙案解诗	434
第六十五回	赵王雄踞龙虎关 周喜霸占鸳鸯镇	441
第六十六回	丹青宫嫔妃交谮 玄武门兄弟相残	448
第六十七回	女贞庵妃主焚修 雷塘墓夫妇殉节	455
第六十八回	成后志怨女出宫 证前盟阴司定案	461
第六十九回	马宾王香醪濯足 隋萧后夜宴观灯	469
第七十回	隋萧后遗梯归坟 武媚娘披缁入寺	474
第七十一回	武才人蓄发还宫 秦郡君建坊邀宠	480
第七十二回	张昌宗行雉幸太后 冯怀义建节抚硕贞	486
第七十三回	安金藏剖腹鸣冤 骆宾王草檄讨罪	491
第七十四回	改国号女主称尊 闯宾筵小人怀肉	497
第七十五回	释情痴夫妇感恩 伸义讨兄弟被戮	503

第七十六回	结彩楼嫔御评诗 游灯市帝后行乐	510
第七十七回	鸩昏主竟同儿戏 斩逆后大快人心	516
第七十八回	慈上皇难庇恶公主 生张说不及死姚崇	521
第七十九回	江采苹恃爱追欢 杨玉环承恩夺宠	528
第八十回	安禄山入宫见妃子 高力士沿街觅状元	534
第八十一回	纵嬖宠洗儿赐钱 惑君王对使翦发	541
第八十二回	李谪仙应诏答番书 高力士进谗议雅调	546
第八十三回	施青目学士识英雄 信赤心番人作藩镇	553
第八十四回	幻作戏屏上婵娟 小游仙空中音乐	560
第八十五回	罗公远预寄蜀当归 安禄山请用番将士	567
第八十六回	长生殿半夜私盟 勤政楼通宵欢宴	574
第八十七回	雪衣娘诵经得度 赤心儿欺主作威	580
第八十八回	安禄山范阳造反 封常清东京募兵	586
第八十九回	唐明皇梦中见鬼 雷万春都下寻兄	592
第九十回	矢忠贞颜真卿起义 遭疑忌哥舒翰丧师	599
第九十一回	延秋门君臣奔窜 马嵬驿兄妹伏诛	605
第九十二回	留灵武储君即位 陷长安逆贼肆凶	611
第九十三回	凝碧池雷海青殉节 普施寺王摩诘吟诗	617
第九十四回	安禄山屠肠殒命 南霁云啖指乞师	623
第九十五回	李乐工吹笛遇仙翁 王供奉听棋谒神女	629
第九十六回	拚百口郭令公报恩 复两京广平王奏绩	636
第九十七回	达奚女钟情续旧好 采苹妃全躯返故宫	643
第九十八回	遗锦袜老姬获钱 听雨铃乐工度曲	650
第九十九回	赦反侧君念臣恩 了前缘人同花谢	655
第一百回	迁西内离间父子情 遣鸿都结证隋唐事	661

女贞庵妃主焚修 雷塘墓夫妇殉节

词曰：

忏悔尘缘思寸补，禅灯雪月交辉处，举目寥寥空万古。鞭心语，迥然明镜横天宇。蝶梦南华方栩栩，相逢契阔欣同侣，今宵细把中怀吐。江山阻，天涯又送飞鸿去。

右调《渔家傲》

天下事自有定数，一饮一酌，莫非前定；何况王朝储贰，万国君王，岂是勉强可以侥幸得的？又且王者不死，如汉高祖鸿门之宴，荥阳之围，命在顷刻，而卒安然逸出；楚霸王何等雄横，竟至乌江自刎。使建成、元吉安于义命，退就藩封，何至身首异处。今说秦王杀了建成、元吉，张、尹二妃初只道两个风流少年，可以永保欢娱；又道掇转头来，原可改弦易辙，岂知这节事不破则已，破则必败。一回儿宫中行住坐卧，都是谈他们的短处。唐帝晓得原有些自差，只得将张、尹二妃退入长乐宫，连这老皇帝也没得应急了，只与天天、小莺等抹牌鞠球，消遣闷怀而已。时秦王立为太子，将文武官僚，个个升陟得宜，就是建成、元吉的旧臣，亦各复其职位。惟魏征当年在李密时，是有恩于秦王，因归唐之后，唐帝见建成学问平常，叫魏征为太子师傅，今必要驾驭一番。即召魏征，征至。秦王道：“汝在东府时，为何离间我兄弟，使我几为所图？”魏征举止自乐，毫不惊异，答道：“先太子早从征言，安有今日之祸？”秦王大怒道：“魏征到此，尚不自屈，还要这般光景，拿出斩了！”左右正要动手，程知节等跪下讨饶。秦王道：“吾岂不知其才，但恐以先太子之故，未必肯为我用耳！”遂改容礼之，拜为詹事主簿；王珪、章挺亦召为谏议大夫。唐帝见秦王每事仁政，举措合宜，众臣亦各抒忠事之，因即让位太子。武德九年八月，秦王即位于东宫显德殿，尊高祖为太上皇，诏以明年为贞观元年；立妃长孙氏为皇后；追封故太子建



隋

唐

演

义

成为息隐王，齐王元吉为海陵刺王；立子承乾为皇太子；政令一新。

且说萧后在周喜店中冒了风寒，只道就好，无奈胸膈蔽塞，遍体疼热，不能动身，月餘方痊；将十两银子谢了杨翩翩，同王义、罗成等起程。路上听见人说道：“朝中弟兄不睦，杀了许多人。”萧后因问王义：“宫中那个弟兄不睦？”王义道：“罗将军说建成、元吉与秦王不和，已被秦王杀死，唐帝禅位于秦王了。”自此晓行夜宿，早到潞州。王义问萧后道：“娘娘既要到女贞庵，此去到断崖村，不多几步。臣与罗将军兵马停宿在外，只同女眷登舟而去甚便。”萧后道：“女贞庵是要去的，只检近的路走罢了。”王义道：“既如此，娘娘差人去问窦公主一声，可要同行么？”萧后便差小喜同宫奴到窦公主寓中问了，来回复道：“窦公主与花二娘多要去的。”

正说时，许多本地方官府来拜望罗成。罗成就着县官快叫一只大船，选了十个女兵，跟了窦公主、花二娘、两位小相公。线娘差金铃来接了萧后。薛冶儿过船去，小喜儿、宫奴跟随，真是一泓清水，荡桨轻摇，过了几个弯，转到断崖村，先叫一个舟子上去报知。

且说女贞庵中，高开道的母亲已圆寂三年了，今是秦夫人为主，见说吃了一惊，问道：“萧后怎样来的？同何人在这里？”舟子道：“船是在本地方叫的，一个姓罗，一个姓王的二位老爷，别的都不晓得。”秦、狄、夏、李四位夫人听了，大家换了衣裳，同出来迎接。刚到山门，只见袅袅婷婷一行妇女，在巷道中走将进来。到了山门，秦夫人见正是萧后、窦公主，眼眶里止不住要落下泪来。大家接到客堂上，萧后亦垂泪说道：“欲海迷踪，今日始游仙窟。”秦夫人道：“借航寄迹，转眼即是空花。请娘娘上坐拜见。”萧后道：“妾与夫人辈俱在邯郸梦中，驹将鸣矣，何须讲礼？”秦夫人辈俱以常礼各相见了。萧后把手指道：“这是罗小将军、窦夫人的令郎，这位是花夫人的令郎。”又指薛冶儿道：“你们还认得么？”狄夫人道：“那位却像薛冶儿的光景。”夏夫人道：“怎么身子肥胖长大了些？”萧后道：“夫人们不知，那姜亭亭已故世，沙夫人就把他配了王义。王义已做了彼国大臣，他也是一位夫人了。”四位夫人重要推他在上首去，薛冶儿道：“冶儿就是这样拜了。”四位夫人忙回拜后，各各抱住痛哭。桌上早已摆列茶点，大家坐了。窦线娘道：“怎不见南阳公主？”李夫人道：“在内面楞严坛主忏，少刻就来。”萧后道：“他在这里好么？”秦夫人道：“公主苦志焚修，身心康泰。”狄夫人道：“娘娘，为什么沙夫人与赵王不来？”萧后把突厥夫妻死了无后，立赵王为国王，罗罗为国母一段说了。狄夫人道：“自古说，有志者事竟成。沙夫人有志气，守着赵王，今独霸一方，也算守出的了。”秦夫人道：“梦回知己散，人静妙香闻，到盖棺时方可论定。”夏夫人道：“娘娘的圣寿增了，颜色却与两个小相公一般。”萧后道：“说甚话来？我前日在鸳鸯镇周家店里害病，几乎死在那里，有什么快活。”李夫人笑道：“娘娘心上无事，善于排遣。”薛冶儿道：“夏夫人、李夫人的容颜依旧，怎么秦夫人、狄夫人的脸容这等清黄？”小喜儿在背后笑道：“倒是杨夫人的庞儿，一些也不改。”李夫

人道：“那里见杨翩翩？”萧后把杨、樊二夫人随了周喜，周夫人随了尤永，周、樊二夫人都已死了，那杨夫人与周喜开着饭店在鸳鸯镇那里，说了一遍。李夫人道：“杨翩翩与那周喜可好？”萧后道：“如胶投漆。”夏夫人叹道：“周、樊二夫人也死了！”窦线娘道：“四位夫人，有多少徒弟？”秦夫人道：“我与狄夫人共有三个，夏夫人、李夫人俱未曾有。”花又兰道：“如今的忤事，是何家作福？”秦夫人道：“今年是秦叔宝的母亲八十寿诞，我庵是他家护法，出资置产供养，故在庵中遥祝千秋。”窦线娘道：“可晓得单家妹子夫妻好么？”李夫人道：“后生夫妻有甚不好。”狄夫人道：“单夫人已添了两个令郎在那里。”萧后起身道：“我们同到坛中去看看法事。”

大家握手，正要进去，只听见钟鼓声停，冉冉一个女尼步来。线娘道：“公主来了。”萧后见也是妙常打扮，但觉脸色深黄，近身前却正是他，不觉大恸起来。南阳公主跪在膝前，呜呜咽咽，哭个不止。萧后双手挽他起来，说道：“儿不要哭，见了旧相知。”南阳公主拜见窦线娘道：“伶仃弱质，得蒙鼎力提携，今日一见，如同梦寐。”线娘拜答道：“滚热蚁生，重睹仙姿，不觉尘嚣顿释。”又与花又兰、薛治儿相见了。萧后执着南阳公主的手道：“儿，你当初是架上芙蓉，为甚今日如同篱间草菊？”南阳公主道：“母后，修身只要心安，何须皮活？”秦夫人引着走到坛中来，灯烛辉煌，幢幡灿烂，好一个齐整道场，众人瞻礼了大士。萧后对五个尼姑，各各见礼过。窦线娘道：“这三位小年纪的，想是二位夫人的高徒了？”秦夫人道：“正是。这两位真定、真静师太，还是高老师太披剃的。高老师太的龕塔就在后边，停回用了斋去随喜随喜。”众人道：“我们去看了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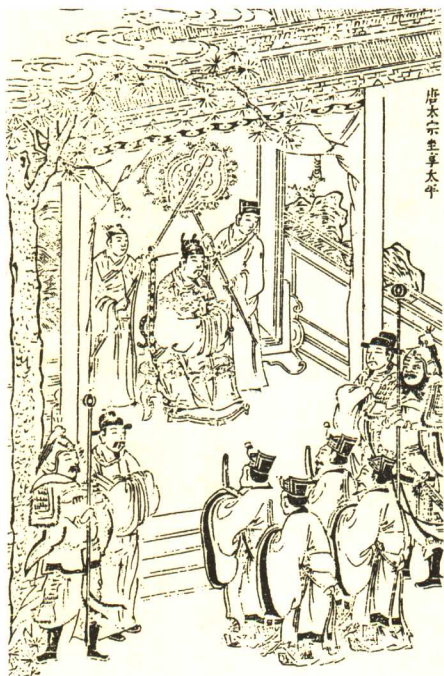
秦夫人引着，过了两三带屋，只见一块空地上，背后墙高插天，高耸一个石台，以白石砌成龕子在內，雕牌石柱，树木阴翳；中间飡堂拜堂，甚是齐整。线娘道：“这是四位夫人经营的，还是他的遗资？”秦夫人道：“不要说我们没有，就是师太也没有所遗，多亏着叔宝秦爷替他布置。”萧后道：“这为什么？”秦夫人把秦琼昔年在潞州落难时，遇着了高开道母亲赠了他一饭，故此感激护法报恩。众人啧啧称羨。线娘道：“秦夫人，领我们到各位房里去认认。”萧后忙转身，一队而行，先到了秦夫人的卧室，却是小小三间，庭中开着深浅几朵黄花。那狄夫人与南阳公主同房，就在秦夫人后面，虽然两间，倒也宽敞。狄夫人道：“我们这里，真是茅舍荒庐，夏、李二夫人那里，独有片云埋玉。”萧后道：“在那里？”狄夫人道：“就在右首。”花夫人道：“快去看了，下船去罢！”秦夫人道：“且用了斋，住在这里一天，明早起身。若今晚就回去，你罗老爷道是我们出了家薄情了。”一头说时，走到一个门首。秦夫人道：“这是李夫人的房。”萧后走进去，只见微日挂窗，花光映榻，一个大月洞，跨进去却有一株梧桐，罩着半窗，窗边坐一个小尼，在那里写字。萧后问是谁人。李夫人道：“这是舍妹，快来见礼。”那小尼向各人拜见了。里面却是一间地板房，铺着一对金漆床儿被褥，衣饰尽皆绚彩。萧后出来，向写字的桌边坐下，把疏笈

一看，赞道：“文理又好，书法更精。几岁了？法号叫什么？”小尼低着头答道：“小字怀清，今年十七岁了。”萧后道：“几时会见令姊？在这里出家几年了？”李夫人道：“妹子是在乡间出家的，记挂我，来这里走走。”薛治儿道：“娘娘，到夏夫人房中去。”萧后道：“二师父同去走走。”遂挽着怀清的手，一齐走到夏夫人房里，也是两间，却收拾得曲折雅致，其铺陈排设，与李夫人房中相似。夏夫人问起萧后在赵王处的事体，李夫人亦问花又兰别后事情，只见两个小尼进来，请众人出去用斋。萧后即同窦线娘等，到山堂上来坐定。

众妇人多是风云会合过的，不是那庸俗女子，单说家事粗谈，他们抚今思昔，比方喻物，说说笑笑，真是不同。萧后道：“秦夫人的海量，当初怎样有兴，今日这般消索，岂不令人懊悔！”秦夫人道：“只求娘娘与公主夫人多用几杯，就是我们的福了。”狄夫人道：“我们这几个不用，李夫人与夏夫人，怎不劝娘娘与众夫人多用一杯儿？”原来秦、狄、南阳公主都不吃酒。李、夏夫人见说，便斟与萧后公主夫人猜拳行令，吃了一回，大家多已半酣。萧后道：“酒求免罢，回船不及，要去睡了。”秦夫人道：“不知娘娘要睡在那里？”萧后道：“到在李夫人那里歇一宵罢。”秦夫人道：“我晓得了，娘娘与薛夫人住在李夫人房里，窦公主与花夫人榻在夏夫人屋里罢。”狄夫人道：“大家再用一大杯。”各各满斟，萧后吃了半杯，余下的劝与怀清吃了起身。夏夫人领了线娘、又兰与两个小相公去。萧后、薛治儿同李夫人进房，见薛夫人的铺陈，已摊在外间，丫鬟铺打在横头。小喜问萧后道：“娘娘睡在那一张床上？”萧后一头解衣，一头说道：“我今夜陪二师父睡罢。”怀清不答，只弄衣带儿。李夫人道：“娘娘，不要他孩子家睡得顽，

还说梦话，恐怕误触了娘娘。”萧后道：“既如此说，你把被窝铺在李夫人床上罢，大家好叙旧情。”小喜把自己铺盖摊在怀清床边。萧后洗过了脸，要睡尚早，见案上有牙牌，把来一捺，便对李夫人道：“我只晓得捺牌，不晓得打牌，你可教我一教。”二人坐定，打起牌来：你有天天九，我有地地八；此有人七七，彼有和五五。两个一头打牌，一头说话，坐了二更天气，上床睡了。

到了五更，金鸡三唱，李夫人便披衣起身，点上灯火，穿好衣裳，走到怀清床边叫道：“二妹，我去做功课，你再睡一回，娘娘醒来，好生陪着。”怀清应了，又睡一忽。却好萧后醒来，叫道：“小喜，李夫人呢？”小喜道：“佛殿上做功课去了。”萧后道：“二师父呢？”怀清道：“在这里起身了。”慌忙到萧后床前，掀开帐幔道：“阿呀，娘娘起身了，昨夜可睡得安稳？”萧后道：“我昨夜被你们弄了几杯酒，又与李妹子说了一会儿的



唐本公堂事太平



话，一觉直睡到这时候了，手也没有解，你坐了。”怀清道：“娘娘身上不冷么？”萧后道：“不冷。”绞完了脚，下去解手，听见小喜道：“秦夫人来了，起得好早。”秦夫人在外房对薛夫人道：“你们做官的，在外边要见你呢。”萧后道：“我家谁人在那里？”秦夫人道：“就是王老爷。他跟了四五个人，绝早来要会薛夫人，如今坐在东斋堂里。”说罢，出房去了。夏、狄、李三夫人亦进来强留。薛治儿出去会了王义，亦来催促。萧后道：“这是我的正事，就要起身，待我祭扫与陛见过，再来未迟。”众夫人替萧后收拾穿戴了，窦公主、花夫人亦进来说道：“娘娘，我们谢了秦夫人等去罢。”萧后把六两银子封好，窦公主亦以十两一封，俱赠与秦夫人常住收用，薛治儿也是四两一封。秦夫人俱不敢领。萧后又以二两一封赠李夫人，李夫人推之再三，方才收了。萧后又与南阳公主些土仪物事，叮咛了几句，大哭一场，齐到客堂里来。秦夫人请萧后同众夫人用了素餐，萧后把礼仪推与秦夫人收了，忙与公主几位谢别出门。南阳公主与四位夫人亦各洒泪，看他们下了船，然后进去。恰好小喜直奔出来，狄夫人道：“你为何还在这里？”小喜道：“娘娘一个小妆盒忘在李夫人房中，我取了来。夫人们，多谢。”说了，赶下船中，一帆风直到濮州。驴轿乘马，罗成都已停当，差五十名军丁，护送娘娘到雷塘墓所去，约在清江浦会齐进京，大家分路。正是：

江河犹喜逢知己，情客空怀吊故坟。

不说罗成同窦线娘、花又兰，领着两个孩儿，到雷夏墓中去祭奠岳母。单说萧后与王义夫妻一行人，走了几日，到了扬州，就有本地方官府来接。萧后对王义道：“此是何时，要官府迎接？快些回他不必劳顿。”那些人晓得了，也就回去。独有一人神清貌古，三绺髯须，方巾大服，家人持帖而来，拜王义。王义看了帖子，骇道：“贾润甫，我当初随御到扬州，曾经会他一面，后为魏司马之职，声名大著。如今不屑仕唐，也算有志气的人，去见见何妨。”忙跳下马来迎住，大家寒温叙过礼。贾润甫道：“小弟前年从雷夏迁来，住在这里，与隋陵未有二里之远，何不将娘娘车辇，暂时停止舍下，待他们收拾停当，然后去未迟。”王义正要吩咐，只见两个老公公走到面前，大喊道：“王先儿，你来了么？娘娘在何处？”王义把手指道：“后面大车轮里，就是娘娘在内。”二太监紧走一步，跪在车旁叫道：“娘娘，奴婢们在此叩首。”萧后掀开帘来，看了问道：“你是我们上宫老奴李云、毛德，为什么在此？”二监道：“今天子着我们两个守隋先炆帝的陵。”萧后道：“想当初，他两个在宫中何等威势，如今却流落在这里看守孤坟。”二监道：“旗帐鼓乐，礼生祭礼，都摆列停当，只候娘娘来祭奠。”萧后道：“旗鼓礼生，我都用不着。这是那里来的？”太监道：“这是三日前，有罗将军的宪牌下来伺候的。”萧后就对自己内丁道：“你去对王老爷说，先帝陵前，止用三牲酒醴楮锭，馀皆赏他一个封儿，叫他们回去。我就来祭奠了。”内丁如飞去与王义说知。王义忙同贾润甫走到贾家，封好了赏包儿，便到陵前，把这些人都打发回去，自己悄悄叩了四个头，与贾润甫各处安排停当。

萧后当初正位中宫时，有事出宫，就有銮舆扈从，宝盖旌旗，这些人来供

奉。今日二太监没奈何，只在贾润甫处借了二乘肩舆，在那里伺候。萧后易了素服羽衣，上了轿子，心中无限凄惨，满眼泪。到了墓门，萧后就叫住了下来，小喜等扶着，同薛治儿一头哭，一头走。只见碑亭坊表，冲出云霄，树影披横，平空散乱。见主穴下边尚有数穴，中间玉柱高出，左首一石碑，是烈妇朱贵儿美人灵位，右首是烈妇袁宝儿美人灵位。两旁数穴俱有石碑，是谢夫人、梁夫人、姜夫人、花夫人、薛夫人及吴绛仙、杏娘、妥娘、月宾等。这是广陵太守陈稜搜取各人棺木来埋葬的。王义领娘娘逐个宣读看过。萧后见了巍然青冢，忙扑倒地上去，大哭一场，低低叫道：“我那先帝呀，你死了尚有许多人扈从，叫妾一人怎样过？”凄凄楚楚，又哭起来。独有薛治儿捧着朱贵儿石阑，把当初分别的话，一一诉将出来：我如何要随驾，你如何吩咐我许多话，必要我跟沙夫人，再三以赵王托我，今赵王已为正统可汗，不负你所托了。横身放倒，咬住牙关，好像要哭死的一般。

王义见妻子哭得悲伤，萧后甚觉哭得平常，料想没有他事做出来，对小喜并宫奴说道：“你们快扶娘娘起来。”众妇女齐上前，挽了萧后起身，化了纸，奠了酒，先行上轿。王义走到陵前，高声叫道：“先帝在上，臣矮民王义，今日又在此了。臣当时即要来殉国从陛下九泉，因陛下有赵王之托，故此偷生这几年。今赵王已作一方之主，立为正统可汗，先帝可放心，臣依旧来服侍陛下。”说完站起来，望碑上奋力一扑，自后跌倒。众人喊道：“王老爷，怎么样？”时薛治儿正要上轿，听见了掉转身来，飞赶上前，对众人道：“你们闪开！”治儿看时，只见王义天享华盖分为两半，血流满地，只见那双眼睛瞪开不闭。薛治儿道：“丈夫也算是隋家臣子，你快去伺候先帝，我去回复贵姐的话儿了来。”薛治儿见王义登时双目闭了，即向朱贵儿碑上尽力一撞，一回儿香消玉碎，血染墓草，已作泉下幽魂矣。贾润甫同众人忙去报知萧后。萧后坐在小轿上，吃了一惊，想道：“好两个痴妮子！他们死了，叫我同何人到清江浦去？”贾润甫道：“不知娘娘果要去检视？”萧后想道：“去看他，还是同他们死好，还是撇了他们去好？”把五十两银子急付于贾润甫，道：“烦大夫买两口棺木，葬了二人。但是我如今要到清江浦同罗老爷进京，如何是好？”贾润甫道：“娘娘不要愁烦，臣到家去一次就来，送娘娘去便了。”萧后道：“如此说，有劳大夫。”润甫到家，把银子付与儿子，叫他买棺木殓殓，自即骑了牲口，同萧后起行。未知此去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总评：

作文不论今古，须看章法。有开阖，有提挈，有挽合，有收拾，若少开阖提挈、挽合、收拾，文虽佳，总散衍无绪。若此回叙述中，读者但见其委委曲曲，每于闲处着笔如画工然，无一笔不到，步步引人入胜。不知萧后一进庵中，秦、狄、夏、李四位夫人接见时，追叙昔年光景，处处是开阖，处处是提挈，处处是挽合收拾。及见南阳公主，跪在膝前，哭个不止，此母子至情，见者闻者，亦当酸鼻。王义与薛治儿夫妇同时殉节墓前，忠节可嘉，亦是收拾隋帝前文之章法也。

成后志怨女出宫 证前盟阴司定案

词曰：

九十春光如闪电，触目垂慈，便觉阳和转。幽恨绵绵方适愿，普天同庆恩波遍。生死一朝风景变，漫道黄泉，也自通情面。满地荆榛绕指捕，惊回恶梦堪欣羨。

右调《蝶恋花》

凡人好行善事，而人不之知，则为阴德。或一时一念之感发，或真心诚意之流行，无待勉强，不事矫饰，盖有不期然而然者。语云：有阴德者，必有阳报。昔长兴顾氏宦成无子，娶姬妾十余人，一日与内君酌，诸姬皆侍，叹曰：“我平生事皆阴德，何以绝我嗣乎？”一姬曰：“阴德不在远。”某悟曰：“我今行阴德，当嫁汝辈。”姬曰：“我岂自言，理固如是，我死从夫子耳！”某尽嫁十余人，已而生三子，母即言死从者。何况朝廷举动，有关宗庙社稷，其获报又何可量哉。话说罗成将到长安，叫潘美率督兵丁护着家眷慢行，自己先入京会见秦叔宝。闻知柴绍已于去年夏间复命，随同叔宝进去，拜见秦老夫人，先把寿仪补送。叔宝道：“表弟远隔几千里，家母寿期至今不忘。”罗成便把征北一段，至同萧后回南，贱内到女贞庵会见秦、狄、夏、李四位夫人，知是舅母八十整寿，在那里遥祝千秋，及萧后到扬州祭奠，撞死了王义夫妻的话来说完。秦老夫人道：“罗家甥儿，既是你二位娘子并令郎多在这里，快叫人把轿马去接了进来。”叔宝道：“母亲，萧后尚在旅中，待他陛见了安顿过，好接两位表嫂来。”秦老夫人道：“既如此，且叫怀玉到城外去接萧娘娘、二位夫人到承福寺中，暂住一二日。”怀玉如飞带了家丁出城，去安顿萧后及罗成家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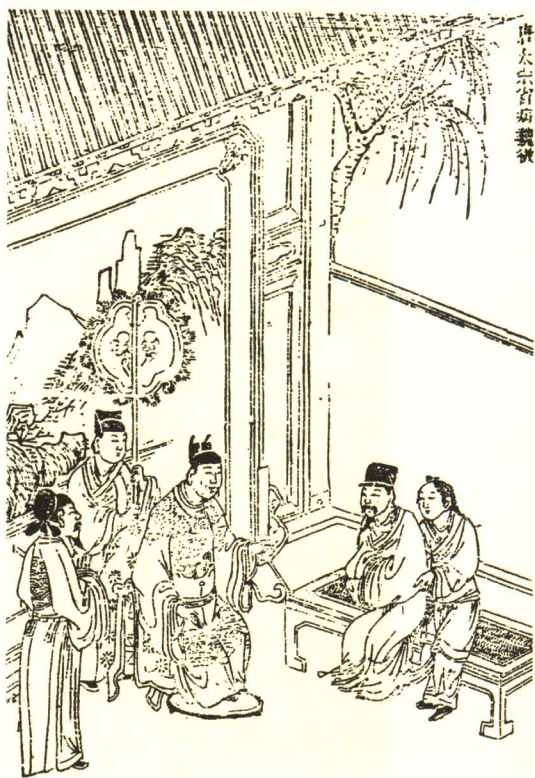


罗成朝见过太宗，赏劳再三，赐宴旌功，早有旨意出来，差四个内监，宣萧后进宫。窦、花二夫人到叔宝家，又献上寿仪，拜过老夫人的寿，与张夫人交拜。单小姐亦拜见，命二子出来，与罗家二子拜见了，互相问候。袁紫烟及江、罗、贾三位夫人闻知，亦时差人馈送礼物。住了月余，罗成辞朝回去，便道到花弧墓上祭扫不提。

却说太宗自登极已后，四方平定，礼乐迭兴。魏征、房玄龄辈，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君臣相得。一日，奉太上皇，置酒未央宫，时当秋暑，那日恰逢天气晴朗，金紫辉映。上皇命颉利可汗起舞，冯智戴咏诗，既而笑道：“胡越一家，古未有也！”太宗捧觞上寿，说道：“此皆陛下教化，非臣智力所及。昔汉高祖亦从太上皇宴此宫，妄自矜大，臣不取也。”上皇大悦，问秦叔宝：“你母亲好么？今多少年纪了？”叔宝跪答道：“臣母今年八十有三，托赖上皇陛下洪福，得以粗安。”随命众臣自皇族以下，各依品级而坐，无得喧哗失礼。众臣皆循序列班坐定，命黄门行酒，琴瑟齐鸣，歌声盈耳。君臣正在欢饮，不意尉迟敬德坐在任城王下首，忽大怒起来，便道：“汝有何功，却坐在我上！”任城王却不理他。他便伸出一只大拳头打来，正中道宗左目。众人起身劝时，道宗目睛反转，青肿几眇，便逃席而出。上皇问什么缘故，众臣以直奏上。上皇心上不悦，道：“任城王道宗是朕宗支，不要说有功无功，就是他僭越了，今日是个良会，也该忍耐，为甚就动起手来！”太宗率众臣谢罪，便命罢宴，奉上皇还宫。

到了次日，太宗视朝，对群臣道：“昨日朕同上皇君臣相乐，一时良会，敬德有失人臣之礼，朕甚不乐。况任城王实朕之亲族，彼便如是行凶，况其他乎！朕之此言，甚非有私道宗也。”言未毕，左右奏敬德自缚请罪。众臣怀惧，皆为跪请道：“敬德武臣，本不习儒雅，今无礼有忤圣旨，乞陛下念其汗马之劳，而生全之。”太宗召敬德入，命左右去其缚，对敬德道：“朕欲与卿等共保富贵，然卿居官数犯法，朕不以过而掩卿之功，乃知汉室韩彭一旦菹醢，非高祖之过也。”敬德叩头谢罪。太宗道：“国家纪纲，惟赏与罚，非分之恩，不可数得，勉自修饰，无致后悔。”敬德再拜而出，由是强暴顿敛。

贞观九年五月，上皇有疾，崩于太安宫；颁诏天下，谥曰神尧。一日，太宗闲暇，与长孙皇后众嫔妃游览至一宫，即有许多宫女承应，看去虽多齐整，然老弱不一。太宗见了，觉有些厌憎。有几个奉茶上来，皇后问道：“你们这些宫奴都是几时进宫的？”众宫人答道：“也有近时进宫的，随时进宫的居多。”皇后道：“随时进宫有二十余年了。”众宫奴道：“十二三岁进宫，今已三十五六岁了。”皇后道：“当初隋炀帝嫔妃虽广，为甚要这许多人伺候？”宫人道：“当初炀帝有夫人、美人、昭仪、充华、婕妤、才人等名，安顿各宫。安得如万岁与娘娘仁慈俭素，合宫无不共沐天恩。”太宗道：“朕想天子一人，就是嫔御，像朕不过三四人足矣，精力有限，何苦用着这许多人伺候，使这班青春女子终身禁锢宫中。”徐惠妃道：“看他们情景原觉可悯。”太宗对皇后道：“御妻，朕欲将此辈放些出去，让他们归宗择配，完他下半世受用。”皇后笑道：“恩威悉



听上裁，妾何敢仰参。不要说真个放他们出去，就是这点念头，亦是一种大阴德。”太宗笑道：“朕岂戏言耶！”只见众宫娥俱跪下谢恩，娘娘与嫔妃等都大笑起来。太宗对内侍说道：“你去对掌官的内监说，把这些宫女都造册籍进呈来。”内侍对掌官监臣魏荆玉说了。那一夜各宫中宫娥彩女，如同鼎沸。天明造完，交与魏荆玉。荆玉伺天子视朝毕，将册籍呈上。太宗看了一回道：“你去叫他们多到翠华殿来。”那魏监领旨去了。太宗回宫指着册籍，对皇后道：“那些宫女，不知糜费了民间多少血泪，多少钱粮，今却蔽塞在此，也得数日工夫去查点他。”皇后道：“不难，陛下点一半，妾同徐夫人点一半，顷刻就可完了。”

太宗便同皇后登了宝辇，徐惠

妃坐了平舆，到翠华殿来，见这班宫娥拥挤在院子里。太宗与皇后各自一案坐了，徐惠妃坐在皇后旁边。宫女均为两处唱名，点了一行，又是一行，都是搽脂抹粉，妍媸参半。太宗拣年纪二十内者，暂置各宫使唤；其年纪大者，尽行放出，约有三千余人。叫魏监快写告示，晓谕民间，叫他父母领去择配，如亲戚远的，你自拣对头，与他配合。三千宫娥欢天喜地，叩谢了恩，携了细软出宫。魏监将一所旧庭院，安放这些宫女，即出榜晓谕。一月之间，那些百姓晓得了，近的领了去，远的魏监私下受了些财礼嫁去，倒也热闹。不上两月，将及嫁完，止剩天天、小莺两个。他是关外人，亲戚父母都不见来；又因天天出宫时害起病来，小莺伏侍他，住在魏太监寓中三四个月，依旧养得身子肥壮。

偶然一日，魏太监有个好友，锦衣卫挥使姓韦名玄贞来拜，年纪将近四旬，妻子竟不生嗣，着实要替他娶妾，他竟不肯。那日魏监留在书房中小饮，说起放宫女事，魏太监道：“韦老先，你尚无子，闻得你嫂子又贤惠，前日何不来娶一个好些的，生个种儿出来，也是韦门之幸。”玄贞摇手道：“妻子生得出也好，生不出也就罢了。”魏太监道：“如今剩得两个，就像一父母所生，生得甚好，待我叫他出来，你赏鉴一赏鉴。”就对小太监说了。一时，那两个走将出来，朝着韦官儿行礼下去。玄贞如飞站起来回礼，见他两个身材袅娜，肌肤嫩白，忙说道：“请进。”魏监道：“韦老先如何？”玄贞道：“使不得，这是上用过的，

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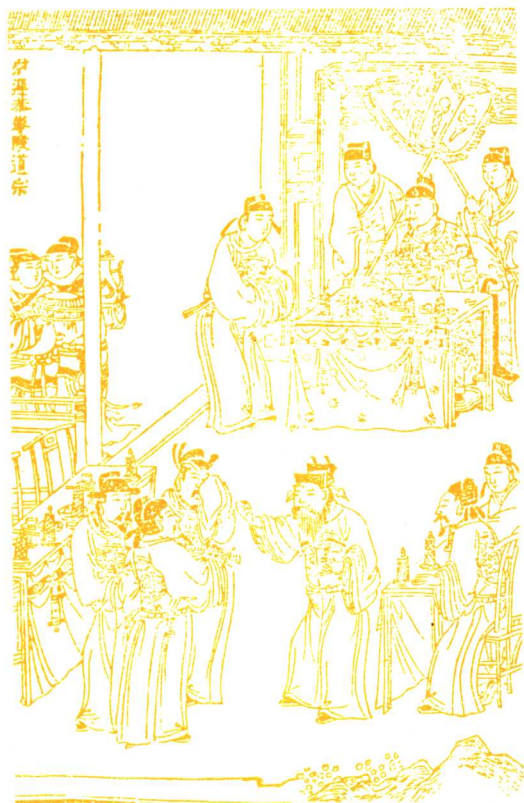
唐

演

义

我们做官儿的娶去为妾，就是失体统了。”魏太监笑道：“真是老婆子的话儿！前日那李官儿也娶了蔡修容，张官儿也讨了赵玉娇去。偏你娶不得！”便也不提。吃完了酒，韦玄贞别去了。过了一日，魏太监打听韦挥使不在家中，便唤一个车儿，叫小莺、天天坐了，对一个小太监说道：“你到韦家进去，看见他夫人，说我晓得韦老爷无子，故此公公特送这两个美人来。”小莺、天天到了韦家，见了韦夫人，韦夫人欢喜不胜，等玄贞进门时，将他两个藏在书房碧纱窗里。玄贞看见了，知是夫人美意，就在书房内睡了一回，忙同进去谢了夫人。自是妻妾相得，后来各生下子女：小莺生一女，为中宗皇后，封玄贞为上洛王，这是后话休提。

时房玄龄因谏诤之事，见上颇疏，便告老回去。贞观十年六月间，长孙皇后疾病起来，渐觉沉重，遂嘱太宗道：“妾疾甚危，料不能起。陛下宜保圣躬，以安天下。房玄龄事陛下久，小心谨密，且无大故，不可弃之。妾之家族，因缘以致禄位，既非德举，易致倾危，愿陛下保全之，慎勿与之权要。妾生无益于人，死后勿高丘垅，劳费天下，因山为坟，器用瓦木可也。更愿陛下亲君子，远小人，纳忠谏，屏谗佞，省作役，止游畋，妾虽死亦无恨。”又对太子道：“尔宜竭尽心力，以报陛下付托之重。”太子拜道：“敢不遵母后之命。”后嘱咐罢，是夜崩于仁静宫。



次日，宫司将皇后采择自古得失之事，为《女则》三十卷进呈。太宗览之悲恻，以示近臣道：“皇后此书，足以垂范百世。朕非不知天命，而为无益之悲。但入宫不闻规谏之言，失一良佐，故不能忘怀耳。”乃遣黄门召房玄龄复其位。冬十一月，葬文德皇后于昭陵，近窆太后献陵里许。上念后不已，乃于苑中作层楼观以望昭陵。尝与魏征同登，使征视之。征熟视良久道：“臣昏眊不能见。”上指视之，魏征道：“臣以为陛下望献陵，若昭陵则臣固见之矣！”上泣为之毁观，然心中终觉悲伤。

一日，太宗忽然病起来，众臣日夕候问，太医勤勤看视。过四五日不能痊愈，恍惚似有魔祟。惟秦琼、尉迟恭来问安时，颇觉神清气爽，因命图二人之像于宫门以镇之。及病势沉重，乃召魏征、李勣等入宫受顾命。李勣道：“陛下春秋正富，岂可出此不吉之言？”魏征道：“陛下勿忧，臣能保龙体转危为安。”太宗道：“吾病已